

武 昌 城 下

郭沫若著

上海曉明書店刊印

1936

小 引

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 1926 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。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，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，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，在我目前的環境之下也蒐集不起來，所以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，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，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

採取回想錄的形式，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，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會簡略。這樣，文章便會流爲是斷片的，但也只好聽其斷片。我本也可以加些想像進去，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。寫成一部小說，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，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。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環境，能夠蒐集得豐富的材料——我希望凡是參加過 1926 年和 1927 年的那次的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，就像我現在一樣寫出回想錄，便是最好的方法——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。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：因爲從廣東到武

昌的那個巨大的波動。我是整個地參加過的。

這兒要從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。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。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。這位朋友雖然陣亡了，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。除少數接近的幾個人之外。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。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裏，但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罷，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。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這易朽的記憶中離析了出來。讓讀者替我分担了去，

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種子隨着風飛散到了
人間。

第一章

北伐軍七月間從廣東出發，至八月中旬便開始在湘南東北部一帶和敵軍——吳佩孚接觸了。我軍的前敵部隊：陳銘樞，張發奎等所率的第四軍的二個師和一個獨立團，以二萬人的兵力，擊破五倍以上的敵軍的第一防線，繼續追擊。二十二日，在湖北的最南端通城，再把十萬以上的敵人第一

防綫擊破之後，使敵人爲着要堅守汀泗橋的第三防線，和咸寧的第四防線的緣故，不得不作全線的總退却了。我軍的左翼部隊是新來歸附的唐生智所率領的湖南第八軍，不損一兵一卒，便在二十三日把岳陽占領了。似這般的獲到大勝，在軍事上對於和吳佩孚的武昌的爭奪，也已有九分的勝算了。因之南軍主腦部所煩惱的倒甯可說是湖北政權歸趨的問題。唐生智軍有粵漢鐵道的便利，如果他首先進入武昌城內，那末已經擁有湖南政權的他，又再擁有湖北的政權。這樣便會釀成尾大不掉的形勢，那是極明白的事情了。爲着這緣故，當時達到長沙的總政治部，在二十四日的晚上，突然便

降下出發的命令了。

由政治部中樞及重要人員所組成的將近二百人的先遣部隊，晚上便坐着當時剛剛通行的汽車望着汨羅出發。到汨羅後又再取道和湖北境內的崇陽連結成爲一直線的大路，徒步而行。不消說是要追蹤前敵部隊的第四軍，以爭得樞要政權作爲目的。雖是有二百人的小部隊，但僅是一些沒有受過主要的軍事教育的人。兼之，暑中的山地行軍，實在是一種艱澀的工作。自汨羅到崇陽的四日間，每天幾乎二次至三次把先遣隊重新改組，趕到咸寧的時候。能夠追上前敵部隊的只有五人而已。卽是主任鄧演達，顧問德爾卑，近譯紀德甫，機要秘書李治

民以及此刻在寫着本文的我。都是像那祇有頭部的蜻蜓一樣。跚跚踉踉地拖着尾巴走着。

三十日早上汀泗橋的激戰，翌午咸寧賀勝橋的激戰，繼續給敵軍以澈底的打擊。我們以為最少要在那離武昌城十里遠近的祇坊中作最後的抵抗罷？然而這期待也是沒有實現。全部都是一溜煙似的逃入武昌城內了。北軍總帥吳佩孚將軍在汀泗橋出陣，又湖北省長陳嘉謨閣下也在賀勝橋督師的事情，從俘虜到他們遺棄下來的八人大轎可以明白地證實，看到這班大員連坐轎也不得不棄掉的情形，戰爭的進展是如何的迅速，以及他們的遁逃是如何的極度

狼狽也是可以明白的了。

三十一日的夜，沒有星月的深宵間，約莫一小時的急雨，使我軍追擊的步調削弱了不少。因為僅有一二小時的差遲，便把首先投進 goal 的榮冠讓給敵人了；然而在翌日九月一日的早朝。到頭，我們在廣東出發時所喊出的“到武昌城下會師去！”的口號也已經實現了。

經過夜來的沛雨後的朝間天氣是格外新鮮的。晴明，掛在樹枝上無數的大水珠在朝陽中晃漾漾地閃耀着。大地到處在散發着希望般的蒸氣。七時頃決定了圍攻的部署，從中和門，保安門，賓陽門三方面取着互相策應的攻擊。我們政治部五人被派在

攻擊中和門部隊的前鋒。沿着鐵道在列陣待機中的我軍的士氣是十分旺盛的。連日激戰的疲勞已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。每個人都是好像高等學校學生軍在做着野外演習一樣的安閒。附近的農民羣衆對我們的歡迎也是十分熱誠。用大桶挑着稀飯和雜菜來犒賞我們，教導我們的前鋒的路線，并縷述着種種的懷慕和希望。其中熱心的人有的負着家藏的蛇矛來請求從軍，有的一定要索求到槍械，願意跟着衝鋒的，似這般軍民親切的諧合恐怕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頁吧！

敵人雖已逃進城內，但大部分的軍勢仍是存在，而且又有相當整頓的時間。怕會

出城作背水之陣，向我們試作最後的抵抗吧？我們這樣期待着，且又在希望着。

一切準備清楚的八時許，正在我們出發的俄頃，像是在表示信號般地。突然從敵人方面發出大炮來了。大砲的子彈貫過明爽鎮靜的天氣，再從我們的頭上越過，墜落背後作着炸裂的聲音。在受砲方面辨別起來，發砲的聲音和着砲的聲音同時都可以聽到。我莫明什麼緣故，忽然聯想起那用聽診器探聞心臟的聲音來了。第一發的轟的一聲，把那始終沒有看見影子的鳥羣都從樹林中驚飛起來了。唱着“呀呀”的驚音，從城的反對角方面亂飛而去，和我們談笑着，要求一同衝鋒的農民們，也都變做地上的

小鳥了。所謂烏合之衆實在是句確切的古諺，沒有受過組織和訓練的羣衆是不能成爲一種力量的，現在可以切熟地明白了。變成我們的俘虜一同立在前線的吳佩孚派的威寧縣知事，這時候所表現的態度也是一種忘不了的情景。實在是十二分肥白堂堂魁梧五十開外的 Mandarin 型的那個人，對於成爲俘虜的事情好像不大憂慮似的，時時從自己僕人取過青銅製的白鳥型“Swan”水煙管，裝上煙絲吸着。但是敵人——對於他却是同志——第一回的發砲，正當他吸着水煙的時候，嚇得他把煙管都落掉了，全身只管抖戰着，整個的臉孔變成和白蠟的人形一樣。這人和他的從者不久

便給人帶去了，敵軍的大砲越加忙亂地發射着。每個砲彈都是遙遙地從我們的頭上飛越而過。我們並沒有考慮到敵軍的瘋狂地放射着大砲，或者是爲着要掩部隊出城向我們突擊的緣故，我軍的部隊只管化成散兵線殺上。

殺過一切的遮蔽，朝着可以清楚地望見的城垣衝進，但是在城外中却沒有看見一個敵人的影子。中和門嚴密地鎖閃着。從中和門至到通湘門，賓陽門一帶的城牆，在帶着白色旭日的光線中冒着微煙，似在嘲笑我們一樣。敵軍依賴城牆——封建時代的木乃伊“Mummy”作爲無上的天險，只管瘋狂地向我軍發射着砲彈，完全不是想

要浴城而出的樣子。連迫擊砲也沒有持帶的我們真是沒有方法，實在是十分煩躁。

敵軍不敢出城是越加明白了。我們也只好停止進擊，重新決定第二段的作戰計劃。

政治部的五人中，鄧演達主任原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，且舊服務過第四軍的團長，德爾寧顧問也因為曾做過德國的騎兵將校的關係，兩人必然要去參加作戰的計劃，和通譯紀德甫一同老在第四軍軍部中居住。剩下的是李治民和我兩人，便不得不權充做政治部後續部隊的照拂者了。第一先是把政治部臨時辦公處安置在南湖文科大學的一局部。因為標語和布告一點都沒

有攜帶的緣故，二人不得不把上至主任下至到司書勤務兵的工作，靠着四條胳膊，終天忙碌着。

在軍事上，除了第八軍一部分從武昌上遊的白沙洲渡過揚子江，向着佔領漢口和漢陽出動之外，便沒有其他的進展，夜間，雖然提心吊胆地在期待着敵人的夜襲，整宵都在警備中，但是到底却無一個魂影。

二日漢陽口佔領成功了，關於吳佩孚的確息，方始得到。吳氏神速的足步已在三十一日的夜間逃至漢口，一日晚上又逃到河南去了。因為我方從長沙至武昌的鐵道全部已得通車了，設置在長沙的××××××，××××××和他的直屬部隊到此

刻仍沒有參加過戰爭的第×軍的一部分，一同乘着汽車，駛到武昌來了。總司令部也是設置在南湖文科大學的本部。在路上奔走得臃腫支離的先遣隊殘部，也漸漸達到，因為這樣，政治部便頓時擠擠起來了。

二日晚上所期待的敵軍夜襲也沒有實現。只有南湖文科大學，因為成為軍事中心的緣故，人數增加，燈火也自然是繁榮起來，這原因大概便是引誘敵人注意的導線吧？重砲的子彈便以大學作為目標。不斷地從武昌城上飛來了。但除了只有一發把學校煉瓦的圍牆的一角打壞之外。其他全部都沒有打中要害的地方。

在夜間的軍事會議上，決定了登城夜